

丽晴 著

南干渠

「首灵山县裹在一」形的河蚌里

张开嘴，是江

的杜鹃开的可真叫神奇！那阵势，

是老天爷抓的，忽悠一下就这么洒向人间

是花，是

上吹，得

人在树上吹

吹醒了，野

如火，绿的如舞，排的如少女脸上的笑靥

的青山绿水打扮成人间仙画

们只见过卧在山间的杜鹃花丛，

何以得见过这千年百年的杜鹃树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丽晴 著

南下干部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南下

丽晴 著

干部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下干部 / 丽晴著.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8

ISBN 978-7-5033-2148-1

I.南… II.丽… III.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4264 号

书 名: 南下干部

作 者: 丽 晴

责任编辑: 刘立云

装帧设计: 华晨丰汇设计室

责任校对: 杨海琴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 编: 100035

电 话: (010)66531659

E-mail: jf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海军政治部印刷厂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509.6 千字

印 张: 34.25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33-2148-1

定 价: 50.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丽晴

◎丽晴，原名高琴。在军中服役11年，做过卫生员、护士、代理干事。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转业后在报社任编辑、记者至今。

1976年参加部队文艺创作班，1977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

中国作家协会福建分会会员。

著有长、中、短篇小说，中篇报告文学、散文等约百余万字。作品曾获得国家及省级奖。

目录



1	第一章	267	第二十二章
8	第二章	283	第二十三章
28	第三章	296	第二十四章
42	第四章	309	第二十五章
51	第五章	323	第二十六章
61	第六章	336	第二十七章
80	第七章	355	第二十八章
89	第八章	370	第二十九章
98	第九章	382	第三十章
117	第十章	399	第三十一章
127	第十一章	412	第三十二章
138	第十二章	425	第三十三章
152	第十三章	439	第三十四章
164	第十四章	457	第三十五章
175	第十五章	472	第三十六章
183	第十六章	490	第三十七章
196	第十七章	505	第三十八章
205	第十八章	522	第三十九章
216	第十九章	538	尾声
233	第二十章	543	后记
249	第二十一章		



第一章

T省灵山县被裹在一个长方形的河蚌里。张开嘴,是晶莹剔透的灵江,合上嘴,是满目水墨晕染的杜鹃。这里的杜鹃开得可真叫神奇!那阵势,像是老天爷抓了一把东北的发面引子,忽悠一下就这么撒向人间。引子得了仙气,落在人间就变成花了。这可不是一般的花,它挤挤囊囊吹喇叭似的往地上吹,河床上吹,山头上吹。还嫌不够,得着势头往树上吹,吹醒了漫山遍野十米八米高的杜鹃树,密密匝匝的花朵高低错落,红的如火,绛的如霞,绯的如少女脸上的笑靥,直把绵延的青山绿水打扮成人间仙阙。人们只见过坐卧在山间的杜鹃花丛,何以得见过这千年百年的杜鹃树?

别看这小小的穷乡僻壤,它也有天下一绝呢!

靠山缘那条路的杜鹃花丛中,隐隐约约出现一支队伍,三四十人,细细长长,随着山路朝县城方向蜿蜒而来。一个伢仔最先发现了他们。

伢仔在县城狭长的街市上滚铁环。他约摸七八岁,留着江南乡村时兴的“长命头”。铁环摇头晃脑在凹凸不平的鹅卵石路上艰难地滚着、颠着,眨眼间出溜几十米远,终于一头歪在树桩上。伢仔用铁钩钩起铁环,这一刻他定住了,猛地伸长脖颈,踮起脚,愣愣地朝远处瞟着,突然转身飞跑起来。一边跑,一边扯着沙沙的嗓门喊道:“来啦来啦,解放军来啦!”

在一旁玩耍的妹仔听见喊声,也跟着踮起脚看了看,蹦了三尺高:“哎呀,快来看哪,还有女解放军叔叔呢!”

孩子们这一喊,鞭炮就应声响了,整个街市被炸开了锅。虽是掌灯



时分,男女老少仍像爆豆子似的弹了出来,你拥我挤地迎在街道两旁,哗哗地拍起了手掌。

队伍昂扬着走进掌声。人们像迎接亲人一样,向这支队伍绽放心中的热爱和激情。

灵山县三天前刚刚解放。

这座青山绿水养育的江南小城,有着一千多年的悠久历史。著名诗人、志士就有五六位,他们的诗词文赋被历代传颂,不少名篇佳句已印进孩子们的课本。县城三面被青山环绕,只有西面是养育一方水土的灵江。灵江的街市,充其量是条不到八九米宽的街巷。靠北面的两山之间是一条沙石路,这条路比大街略宽些,是通往省城和灵山市的唯一通道。县城的东北面山高入云,林密洞深,常有老虎、豺狼出没。大革命时期,这里曾是红区,是最早成立苏维埃政权的地区之一,也是一个诞生将军的摇篮。从灵江走出去的将军达数十人之多。这里的老百姓对红军有着特殊的感情。这种感情是生在血脉中,融在生命里的。它像一堵钢铸的墙,为他们遮风挡雨,规避风险;它是他们的主心骨,只要他们在,生活就有保障,世道就会太平。

他们当然知道,解放军就是当年的红军。解放军前脚走,南下干部工作大队后脚进城,老百姓把他们当成解放军并不奇怪。因为,队伍中大多数穿着黄军装,其中大部分是从东北第四野战军挑选来的优秀干部。

走在队伍前的董一平、高翔和白毅林、蒋松慧两夫妻忙不迭地与乡亲们握手。

一位站在巷子口的老公公拉着高翔的手说:“解放军同志啊,你们来了,我们的腰杆就直了,再也不怕那些土匪了……”

话没说完,传来一声枪响,老人摇晃着倒下了……高翔拔出枪,和几位同志迅速朝开枪的方向一阵搜寻,却毫无结果。这里房后就是山,枪手早已销声匿迹。董一平立即大声喊道:“乡亲们,请赶紧回家,不要随意走动。”

蒋松慧和林英姬将老人扶进屋,包扎好伤口。她俩在部队就是一个卫生所的战友,蒋松慧是护士长,林英姬是护士。幸好,老公公伤的不是要害部位。

“敌人很猖獗，这是给我们的下马威呀。”董一平拧起眉头说。

队伍开进离县城不远的西区。当晚，灵山县委有关首脑们就在村里的旧祠堂召开了紧急会议。

“都到齐了吧？”董一平掐灭手中的烟头说。

对于高翔来说，董一平不仅是领导，还是他的大哥。他身材比高翔略微矮小，但丝毫不影响他的成熟与老练。高翔 15 岁参军就跟着他，从未分开过。

“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董一平，灵山县委书记兼县长；这位是灵山县西区区委书记兼区长高翔；西区副区长白毅林，宣传干事秦翰生，妇女主任蒋松慧……”

这时，通信员小梁悄声走到董一平身边耳语。董一平说：“快请他进来。”

一位身背驳壳枪的年轻军人走进来。董一平与他亲切握手说：“同志们，让我们欢迎 131 团一营营长刘……”

“刘光。”年轻军人接过话说。

董一平示意刘光入座，既而转过目光对大家说：“同志们，目前形势严峻，县里有两股土匪，活动很频繁，也很猖獗。一股是伪保安队，共 400 多人，队长周祖安。另一股以西区溪水乡的伪乡长张云之为首，手下有四五十人和几十杆枪。周祖安在土地革命时期曾混进革命队伍，任灵山县苏区游击队长。1934 年叛变革命，后被国民党保安旅招安，成了灵山县伪保安队队长。几天前，在解放军威逼下，带着一小股原国民党散兵躲进深山，其余大部分聚集在西区的溪水乡。溪水乡是灵山县唯一没有解放的一个乡，成了他们的老巢。那里的百姓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此前，县工商联会长曾与他谈判，劝他放下武器，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他居然提出要在灵山保存保安队建制。我们当然不能同意。省委指示，用武力把它解决掉！”

“毫无疑问，不投降，就把他消灭！”高翔握紧拳头说。

“小高说得对，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一举端掉周祖安的老窝，打他个措手不及，作为送给乡亲们的一个见面礼！”董一平一甩手，痛快地说。“这次行动定在后天凌晨，部队调了 131 团两个连，县大队抽调了 40



人，区中队 50 人，民兵 30 人，组成一个 300 多人的队伍，确保万无一失。这一仗由高区长统一指挥，希望同志们密切配合。”

董一平稍停片刻，又补充道：“哼，敌人早知道我们要来，但做梦也想不到会这么快要他们的命。诸位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大家齐声回答。

“还有一件事要强调，今天我们到得晚，又碰上土匪放黑枪，情况很复杂。我们不能再打扰老百姓。同志们都辛苦一点，全部住在村东头那两幢民房的屋檐下。女同志嘛……就住祠堂的旧仓库。”

“这已经很不错了，至少再不要与国民党死尸同眠共枕了。”蒋松慧忍不住插话。

同志们笑了。就在几天前南下的行军途中，部队黑灯瞎火在一个大柴火棚里驻营。满身泥泞疲乏万分的南下干部们倒下便睡。直至凌晨时分，大家才发现在美丽活泼的林英姬旁边躺着的竟是一具国民党尸体！她与一个国民党幽魂睡了一夜！

“记住，排好岗哨。”董一平强调说，“小高，下面你来，”

高翔应声来到桌前，调亮马灯，铺开地图道：“同志们，咱们来谈谈具体部署。”

大家探起身，朝灯前围过去。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口抓鸡。战斗在凌晨 5 点左右打响。头天半夜，高翔、刘光就领兵埋伏进土匪营房四周的杂草坪中，神不知，鬼不晓。土匪们起床出操，武器留在宿舍。高翔和刘光使了个眼色，刘光正要发令，一个睡懒觉的土匪来到屋后撒尿。正巧撒在一位解放军战士头上。战士晃了晃头，土匪惊得大叫起来。

“解放军？！哎呀，解放军来啦——”

刘光一声令下：“打！”一枪将喊叫的土匪撂倒。霎时四周的芦苇蒿草变戏法似的冲出一大片解放军。他们一跃而起，朝土匪们扑去，枪声喊声大作。匪徒蒙了，惊得慌成一团。真要命，没有半点预兆，解放军竟出现在鼻子底下！天兵天将啊？待反应过来，当务之急是拿武器。但我军的机枪早已封锁了营房，几个欲拿武器者当场毙命。旁边几个匪徒吓得筛糠。此时，“缴枪不杀，解放军优待俘虏！”的口号撼天动地。土匪见

状,纷纷跪地举手投降。只有少量在营房内的土匪负隅顽抗,很快被我军歼灭。

周祖安到底是老奸巨猾。枪声响起时,他觉得大事不妙,一把推开粘在怀里的小老婆,说了声快走,插上枪从后门窜到隔壁院的马厩,跨上一匹大黑马,冲往后山,夺路而逃。不一会,另一匹小棕马也撵着他往山上狂奔而去。

一声马鸣,高翔机警地绕到营房侧面,踢开门,冲进了周祖安住的厢房,又穿过后门追到马厩,只见一匹棕色马在山坡上一闪。高翔翻身跃上一匹白马,策马便追。跃过两个山头,棕色马才出现。高翔左手拔枪一个点射,披着黑披风的人应声倒地。高翔上前,翻开跌进路边草丛中的尸体。“女的?!”高翔英眉一皱,“糟了!”即翻身上马向前追去,很快发现在前面山头狂奔的一匹黑马。“周祖安,我看你往哪跑!”他用力拍了拍马屁股,奋力追去。

距离越拉越近,转过一个山坡,目标忽然不见了。高翔正在疑惑,树丛中隐约传来窸窣窸窣的声音。高翔翻身下马,正弯腰搜索,一个四五岁的小姑娘,手拎着小半篮野菜惊恐地从里面走出来,身后是用枪顶着她的一个中年男人。还有一男一女两个小伙伴听见响动从另一树丛中走出来,往山下跑。高翔不便开枪,急忙闪到一块大石头后面。

“解放军兄弟,我们谈谈条件。”中年男人冷笑道。

“想必你是周祖安了?”高翔轻蔑地问道,“说吧,什么条件?”

“放我一条命,以后会有你的好,不然……”

小姑娘大睁着双眼,一眨不眨地盯着高翔。她已经吓得不会说话不会哭了。高翔厉声道:“把孩子放了,我就放你过去!”

“哼,放了她我还有命吗?我可没那么傻。”周祖安狡诈地说,“这样吧小同志,你放下枪,我就放了她。”

高翔犹豫片刻,把枪扔在地上。周祖安扔下孩子,扑上来拾枪。就在这瞬间,一声枪响,周祖安手臂中弹,手中的枪“啪”的一声掉在地上。

“不许动,举起手来!”

白毅林和两位战士从岩石后冲上来,将其五花大绑。

“老白!”高翔拾起枪,紧紧握住了白毅林的手。

白毅林一把抱起那个瘦弱的小姑娘，温和地问：“小姑娘，别怕，告诉叔叔，你叫什么名字？”

“叫……金凤，叔叔……呜……”小金凤半晌才哭出声来。

战斗结束，高翔发现缴获的物品有些异常，并未查抄到多余的枪支弹药和粮食。这就奇怪了，土匪的老巢就在这，物品莫非转移了？白毅林和刘光也觉得蹊跷。他们的推断在一个土匪小头里得到了证实：大批的物品已在南下干部进城那天转移了。

“是不是马上出发？”刘光问高翔。

“马上出发，而且要快，不得给敌人喘息的机会。”

这是高翔办事的风格。队伍急速出击，土匪小头目在前面带路。行至离溪水乡七八里地的一个半山腰，土匪止步，指了指山脚下大樟树下的寺庙，对高翔说，东西就在寺庙里。队伍原地待命。高翔和刘光迅速弯腰上前，蹲在地上，拨开树丛，观察地形。须臾，高翔对刘光小声道：“刘营长，你带战士们包围寺庙，我和毅林、老秦先进去，以鸣枪为号。”两人归队。刘光扬扬手：“包围这座寺庙。”

高翔、白毅林、秦翰生大踏步向寺庙走去。庙门半开着，有个小和尚在院里给小树浇水，抬头见三位解放军，忙问，请问施主找谁？高翔笑笑说，住持大人在吗？

“在。施主稍等片刻。”小和尚扔下勺，跑进庙堂。

高翔三人紧跟着走进庙里。庙堂不大，长方形，有些古旧。里面摆设和一般寺庙并无多大区别。住持领着五六个和尚慌慌张张从后院的侧门走出来。身披袈裟的住持双手合十连连点头施礼。阿弥陀佛！不知施主前来，有失远迎，慢待了，慢待了！高翔微微一笑，说，不用客气。我们累了，想进来讨碗水喝。住持缓了口气道，无碍无碍。慧群，给施主上茶。施主请这边坐。

高翔一面说话，一面机警地扫视庙堂，忽然发现佛龕下的地砖有条裂缝，高翔心生疑窦。巧逢小和尚端茶近前，高翔假借接茶杯之际，想证实自己的判断。就在高翔接茶杯的当儿，秦翰生大喝一声：当心！扑过去一把将高翔推开。只听砰的一声，子弹射中秦翰生的左后肩。秦翰生一个踉跄，身子歪在小和尚端着的茶盘上，杯碎茶泼。

别小看大个子秦翰生，他虽然人高马大，但除了有点结巴，心还是挺细的。几个和尚拥着住持走出来，他马上发现有一个瘦脸和尚神色紧张，就多了一个心眼儿。果然，高翔刚向佛龕迈进一步，瘦脸和尚就反身掏出枪来了。秦翰生眼疾手快，他一把推开高翔，抬手给了那假和尚一枪。

“缴枪不杀！还有谁敢上？”

另一个假和尚见状想溜，白毅林一个箭步上去，揪住他，用手枪顶着：“不许动，动就打死你！”

刘光听得枪响，迅速带领战士们冲进庙里。那住持顿时面如土色，全身筛糠似的哆嗦起来。高翔掏出绷带，急切地问道：“老秦，你怎么样？”

“没事，划——破点皮而……已。”秦翰生若无其事地笑了笑，但后背的血浸透了军装。

高翔将绷带交给身边的一个战士，腾地一下站起来，狠狠地对那位住持说：“好你个和尚，原来是个窝藏土匪的败类！”

“阿弥陀佛，老僧本不想……是他们逼的呀……”

“少废话！”高翔指着佛龕下那块地砖，“给我打开，快！”

住持哆哆嗦嗦把手伸到佛龕后一拨弄，再用脚一移，地砖开了，现出一个方形洞口。这是一个几百平米的大地窖。地窖出口，翻过一座山就是溪水乡的后山，洞口就在一棵古樟的树洞里，极为隐蔽。东西全在地窖里：200多支步枪，600多颗手榴弹，还有两三万斤粮食和五六筐银元。看来，土匪已经盘算好打持久战，顽抗到底。守洞的土匪有一个班，上面只留两人。由于高翔三人突然进庙，他们根本来不及入洞通报。洞里的土匪听见枪声，仓皇逃命。

这一仗大获全胜。



第二章

刚解放的溪水乡像锅沸腾的开水，空气中氤氲着的喜气，浓得像蜜。

为震慑土匪和敌对势力的气焰，西区区委书记兼区长高翔把区政府设在这个斗争形势最为复杂的地方。祠堂里一片繁忙。在前院，吊着胳膊的秦翰生正结结巴巴地向大家讲解收缴枪支、减租减息、为前方将士筹粮捐款的道理；在后院，二三十个妇女把区妇联主任蒋松慧围个水泄不通。她们等着分鞋面布，做军鞋支援前线。

“一人先分10双。来，你的。下一个该谁？”

“我。我叫张彩凤。”

“张彩凤，拿好，到那边找小林登记一下。”

蒋松慧的双手忙个不停，腹部隆起一条美丽的弧线。谁说怀孕的女人丑？生命的律动和创造的喜悦所催生的美是无与伦比的。蒋松慧梳着齐耳短发，长圆脸上总是飘着两朵红云，这是北方粗粮养育的健康和秀丽，尤其和丈夫白毅林站在一起，不由使人想起百合与青松。

“看见老秦没有？他该换药了。”

“交给我吧，你忙你的。”林英姬对蒋松慧说完，又朝秦翰生吆喝一声：“老秦，换药。”

秦翰生作完演讲，正窝在一个旧打禾桶上看报纸。也不知从哪弄来一堆旧报纸，东半张，西半张，皱巴巴的。林英姬这一喊，吓了他一跳。谁……换哪？林英姬见他那窘样，不由得发笑说，我呀。怎么，嫌我换的不好？那我去叫蒋大姐。林英姬转身要走，被秦翰生一把拉住，别

价,谁说你换的不好、好了?真是的,还不兴人家问句话?林英姬侧过头偷偷一笑,正儿八经地说,那好,秦翰生同志,请跟我走。

其实,秦翰生巴不得让林英姬换药。平日,他总想同林英姬套近乎,但不敢造次。这换药嘛,除了蒋松慧,别人是抢不走的。因为不会呀。可惜换药时间短,充其量五六分钟。不过,几分钟也有几分钟的吸引力。

林英姬梳着两只小辫,辫梢系着两根粉红色的蝴蝶结,远远看去,像两朵盛开的杜鹃。林英姬爱笑。笑起来,头一歪,那笑便在五官精巧的瓜子脸上显得无比清纯可爱,仿佛把所有的快乐都流淌在笑窝里。这位能歌善舞的朝鲜族姑娘,今年才17岁。别看她小,蒋松慧说是她们团卫生所最好的护士。南下途中,林英姬成了大家的宠儿,大家的快乐之源。她的舞姿如水、如云、如梦幻,尤其是她随着节拍变幻的神态,无论谁的目光碰上,都会像磁铁一样被吸住。

林英姬褪下秦翰生的衣领,拉下一只袖子,从里到外转着圈为他的伤口消毒,弄得他的皮肤痒痒的,心也跟着痒起来。

小林,我想……问你一个问题。秦翰生终于没忍住。虽然天天在一起,但独处的机会并不多。林英姬放下药棉,毫不介意地说,嗯?问吧,客气啥。秦翰生说,你愿意,和……和我在一起吗?林英姬说,愿意呀。秦翰生内心一阵狂喜,真的?林英姬直率地说,当然真的。和你,和我们每一个南下干部在一起,我都很开心。林英姬又说。秦翰生像只鼓足了劲的皮球,顿时泄了气。不过,他想,至少这个小姑娘不讨厌我。这样一想,心里好受多了。

“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从小就结巴吗?”

“开始没有,因为我爷爷结巴得厉害,我总学他,所、所以就染上了。”

林英姬笑道:“噢,原来是遗传。”

“就算是吧。”秦翰生,无奈地说。

换好药,秦翰生走出宿舍,两个拎小木桶抱着茅草的妹子迎面走来。

“请问,你们……”

“我们找高区长。”两个妹子异口同声说。

“在办公室。我带……你们去。”

高翔和白毅林的办公室设在前院和后院之间的天井旁。两人正在



商议如何处理战利品。高翔说,我看这样吧,马匹、粮食、银元分给老百姓,枪支弹药暂时存放在区中队,先请示县委再做处理。白毅林答道,行,我给县委打电话。

“小高——有人找。”秦翰生带着两个妹子进屋,指着高翔和白毅林说,“这位是高区长,这位是白副区长。”

“我们知道。”圆脸妹子笑笑,放下桶说。

高翔忙站起来,学着当地人的称呼问:“妹子,抱这些草来干吗?”

“熏蚊子。”

“熏蚊子?好,好,这个好。”高翔说。

江南气候湿润,南下干部居住在泥土地子的房子里,有的墙角竟长出了蘑菇。而且山里又林密草多,适合蚊虫生长。傍晚来临,这里便成了蚊子的世界,一堆堆的,乌云般压过来。此处的蚊子虽不大,但咬起人来特狠,针刺一般,又痒又痛。

“毅林,还记得刚进村的那天晚上吗?大家都睡在屋檐下,我看除了老秦睡着了,肯定没有第二个。我就跟那些小反动派整整战斗了一通宵。最可恶的是,它们还唱着歌进攻,真它妈可恨。我打了满手血,还是对付不了。对付头,它进攻脚;对付脚,它进攻头,连耳朵洞狗日的也钻进去了。咱干革命怕就怕这暗算。白天不出来,黑灯瞎火了,便恣意妄为,瓦解我们的战斗力。”

白毅林听了,忍不住笑了,“是啊,结果第二天,大家被弄得一个个没精打采,大有中午不好好睡一觉下午非罢工不可之势。老秦,听说那天中午让你站岗还挺不服?”

“本来嘛,我睡……睡着了咋地啦?还是个错?还得罚?你们知不知道,老子的裤裆都被那些孽种……咬、咬烂啦!”老秦哭丧个脸,觉得憋屈。

高翔和白毅林大笑不止,两位妹子也捂着嘴笑,脸都红了。

“啥罚不罚的?这叫互相帮助!”白毅林好不容易止住笑说,“喂,妹子,这草还是青的呢,能点着吗?”

个子矮小一点的妹子说,不用点着,冒烟就行。高翔撸起袖口道,喂呀,也不早点拿来,看看,都快咬成马蜂窝了!圆脸膛的姑娘半玩笑半认

真说，我们这儿的蚊子专咬生人。高翔气愤地说，连蚊子都是狗眼睛！白毅林对搬来的木桶又有了疑问，说，这里边都装了些啥？姑娘说，煤油。白毅林更不理解了，说，搞这么多煤油干吗？

“蒋大姐让我们弄来给你们去虱子。”

不说则罢，一说，白毅林马上全身发痒。

“我说你别挠了，你这一挠，都往我这飞，传给我了。”高翔见白毅林浑身扭动着，也忍不住在头上挠起来。高翔的头发又黑又浓，经他一挠，像一堆乱蓬蓬的草。

“还不知谁传谁呢，这玩意儿有翅膀，一个有，个个都有了，完全是无政府状态。”

两妹子刚走出门，听得这两人说，又捂着嘴哧哧笑起来。

“喂，等等，妹子别走，得告诉我们怎么对付这些虱子呀。”

两妹子折回来道：“这还不容易，把煤油往头上抹，然后捂上热毛巾，半个时辰，虱子全都自己爬出来了。”

高翔连连点头道：“哦？这可是个好办法。不然，这些个小反动派非把我们的血吸光不可。”

两个妹子又笑起来。

“报告。”通信员小梁进来说，“小金凤的父亲要见你们。”

老孙头见高翔和白毅林出来，放下篮子就拉着女儿“扑通”一声跪下说，金凤，快来谢你的救命恩人。白毅林忙不迭把小金凤扶起来，说，大哥，这样可不好，都是一家人，还谈什么谢不谢的。老孙头说，金凤她妈死得早，留下我们父女俩相依为命。女儿要有个三长两短，我活在世上还有啥意思？这几个鸡蛋请你们一定收下。高翔把竹篮推回去道，这可不兴。要收了，非挨老百姓的骂不可。你家困难，还是留着自己吃吧。再说，我们也是苦出身，和过去的红军是一样的。

几个妇女拥着蒋松慧从祠堂里走出来。蒋松慧对高翔说：“高区长，群众反映，伪乡长张云之已经逃跑了。”

高翔问：“他的家人也走了吗？”

“没有。他的几个孩子出嫁的出嫁，念书的念书，家里只剩老婆和两